

乡村的夜，月清水静山朦胧，只剩下老牛的铃铛声，叮当，叮当，传得很远，很远……孩提时代那故乡的印象深深镌刻在脑海里，时不时的象放电影一样在一遍一遍的重复着那难以忘怀的镜头。

多年没回老家了，亲友便邀我在山村住上两晚，见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少年时的玩伴儿，叙叙旧。于是当晚便约在村头茶肆见。茶肆么？这山村里有如此

的所在？我象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惊奇。亲友

说，这山村的茶肆开办已是两年前的的事了，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里最派头的几间仓库院，改造改造，临街开了门面，盘了灶，置了茶具，有书报杂志象棋扑克，桌球乒乓，还有大屏幕的电视，一应俱全。嗨，有这么个热闹去处，我便欣然前往了。

路过架在弯弯溪流上的曲曲拱桥，绕过那株老得不能再老了的皂角树，老远便听见茶肆里的喧闹了。彼此与乡亲们打过招呼，客气的让着座位，我打量着这热闹的所在。茶肆的小主人忙不颠儿的跑前跑后，吆五喝六，水泥桌凳子上的一溜儿排开的汝瓷茶碗腾腾的冒着热气，气派人泡一碗雨前的毛尖儿，上岁数人喝的是六安瓜片，浓郁的茶香，诱人咽喉眼里直想伸出一只手来。莹花厚实的大手在用筷子夹铲花生米粒儿，两人比赛着谁的技术高，夹得多。一盘酱萝卜，一盘拍黄瓜，奢侈的弄半斤熟牛肉，怀里揣着的老宝丰大曲便亮了出来。有好事者撬开生锈的铁盖，反复研究着生产日期，俨如评酒大师，在鉴定着酒的年代和真伪，那酒的淡雅清香便弥漫了整个茶肆。一碗清茶淡泡，两口老酒落肚，有健谈之人便率先打开了话匣子，从国际上中东的两伊战争开始，说山里江河厂炮弹卖的供不应求，职工的工资福利涨的没边儿了。说亲戚闺女考上清华研究生，眼见是回不来了。古今中外，天南海北，那牛吹得是唾沫星子横飞，听的人是屏声静气，竟忘了面前放凉的香茶。还有人讲起妙善出家，剃手剃眼，以疗父疾，此等孝顺，感动天庭，得道成佛。一会儿，那边儿传来嘞嘞的调琴声，一声苍凉的三弦书调便送入耳膜，“敬天

敬地敬三皇，敬神全凭一炷香。那香烟飘飘上天庭，王母娘娘心欢畅”。忙问这里还有说书的，亲友说，樊老三家喜得孙子，家里养的那头黄牛下了牛犊儿，双喜临门，一家子欢天喜地的，请来东乡有名的老余先儿，唱的是还愿书。嗨，这三弦弹的美且悠扬，那唱腔婉转处婉转，铿锵处铿锵，如此天籁之音，任什么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水甜，茶浓，酒香，人欢乐，连同夜空里徐徐送来的槐花香味儿，直把人熏得晕晕乎乎。这山野人家的小村庄里，如今竟有如此吸引人的所在。

老皂角树上的大喇叭一阵子聒噪，听不清广播的是啥消息，茶肆的主人说，张老三承包了村东头的鱼塘，今儿和村里签了协约，请了乡里的电影队为乡亲们放映牛得草的《七品芝麻官》哩，年轻人好打呼隆，一窝蜂的涌向村子那头去了。剩下几个爱下象棋的主儿，在棋盘上摆开了战场。搓麻将的将麻将牌呼啦啦搓的山响，甩扑克打双升脸上纸条横一道竖一道扮着鬼脸，偶尔一声惊呼，惊得老古槐上的鸟雀儿扑楞个乱飞。有叨着烟卷故作深沉观棋不语的，有躬着身子咋咋呼呼支招谋划的，……各人都找到了各人的乐趣。

村那头的电影散场了，夜色渐渐的浓了，那老古槐上的花香也越加浓了。茶客牌友们还没有起身的打算，电视里的节目正播放着央视的晚间新闻，一个个伸长脖子瞪着眼看着听着，山民们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国际形势了。

一群红男绿女挽胳膊拉手拥进这不算太大的茶肆，这茶肆便愈加显得狭小了。啤酒罐子进的一声打开，那泡沫溅了老头儿们一脸一身子。音箱里哇哇一下，咚咚的爵士乐震耳欲聋，有人已随着节奏扭起腰胯，脚步重重的踩着，弄的地皮也微微动起来。老头儿嘴里嘟囔着骂了几句，拍拍屁股站起来，知趣的悄没声的走掉了。这里如今是年轻人的天下年轻人的地盘了，虽恋恋不舍，还要忍不住回头再瞟上两眼。

忽然，茶肆里飘出肆无忌惮的笑声，一阵小伙儿的开怀大笑，一阵姑娘喳喳的莺歌燕语。这笑声，使朦胧胧的夜色更加朦胧，使寂寞的山村不再寂寞，连古皂角树上拴着那头老黄牛的铃铛声也传得更远更远。

啊，这小山村里的小茶肆，这茶肆里的小夜曲，如歌的行板，快乐的咏叹，如茶香一般的主题变奏……

(作者：樊玉生)

山乡小茶肆



菩萨蛮·八一感怀

◎阿卫国

沙场壮士怀家国，帐中常挂平戎策。狼虎欲驰驱。当惊金仆姑。

墙头犹可驻，休说长城苦。白雪覆边关。谁知月色寒。

广场上的歌声

◎王春莉

天渐渐黑了，晚风拂面。灯亮了，广场消夏是人们的首选。

自女儿开始打球以来，近一个月了，每天下午5点半至8点半，这几个小时里，总有一个女高音在广场上回荡。那声音有些嘶哑，仔细听起来带一点沧桑，甚至还略微有些跑调。我曾绕过花丛偷偷地去看她：大约五十多岁的年纪，身材微胖，皮肤有些黑，手拿一个简易话筒，身边放一个不上档次的音响，不远处停着一辆小电动车，这是她的全部装备了。她唱的都是老歌，看来也是个怀旧的人。

我一直以为，她是最近才来广场上唱歌的。后来，听别的家长说，自从球馆搬过来，她就来这里唱歌了，每天三个小时，一曲接一曲，持续不断地唱，如痴如醉，无休无止……

听的次数多了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称她“歌唱家”，这多少有些揶揄的味道。更有一位家长听说我是老师后便恳请我，让我邀请学校的音乐老师指导一下。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心想：我虽然也不喜欢听她唱，但在公众场合演唱是人家的爱好，我也无权干涉。

好多次，我甚至在想，每天风雨无阻地唱几个小时，能够坚持下去也真不容易。

在生活中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，才能活得更自在一些？太坚持自我，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，会被认为“另类”或“奇葩”，反之，太在乎别人的评价，过于谨小慎微，又失去了做人的快乐。难怪一向豁达的苏轼也有诗云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，夜阑风静毅纹平，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

信仰也好，坚守也罢，用歌声拂去一天的疲惫，用音乐慰藉渐老的身心，这，也许就是她最大的快乐和追求吧！

精神文明建设专栏

宝丰县第二届“新乡贤”事迹简介(二)



宋嵩岳，男，57岁，闹店镇东军营村人。一提起宋嵩岳，老家人无人不知，只要他能办到的事情一定全力以赴。2008年他主动申请参加汶川抗震救灾工作；200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；2009年，他投资修铺村内道路，为家乡建设出力流汗，并为村上帮忙跑项目筹资金；2015年为村上捐献路灯电线。今年初，在全国疫情防控紧急形势下，宋嵩岳主动为东军营村值班卡点捐款2000元，为村上的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。他经常说：“落叶要归根，我始终没有忘记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和家乡父老。”



南中辉，男，44岁，大营镇人。创办宝丰县鑫祥洗煤有限公司。作为公司的掌门人，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勇做孝、贤、德方面的楷模。在人员聘用方面，总是优先考虑农村贫困人员，并向全体职工承诺：无论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，公司每年补助学费2000元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南中辉以公司名义捐款6.5万元；2017年，他响应党的号召，公司结对扶贫47人；2018年，公司结对扶贫381人；2018年，为大营镇教育事业捐款10000元；2019年为公益林捐款50000元，为龙泉寺捐款10000元，大营镇城镇建设捐款50000元，为大营镇第一届职工运动会捐款50000元，为汽车拉力赛捐款300000元，为道路两旁铺设彩砖捐资20万元。累计为大营镇捐助困35000元，被救助学生大约有70余名。